

修改说明（第一次修改）

尊敬的主编、编委和审稿专家：

非常感谢各位给予我们修改论文的机会，本文已经按照四位审稿专家的意见做了认真修改。下面是我们对每位专家审稿意见的详细回复，我们非常期待编辑部和各位专家的进一步意见。

审稿专家 1

综合来看，该研究整理了社会流动感知的研究现状和未来方向，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然而，该研究关注点落在方法和变量关系中，没有聚焦在社会流动感的作用机制上，对于读者深入了解这一领域帮助甚微，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研究的价值。此外，文章在文献引用、图片绘制、论证过程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 1 的宝贵建议。审稿专家提到“研究没有聚焦在社会流动感的作用机制上……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研究的价值”。目前关于社会流动感知的研究相对有限，尤其关于机制的探索较少。在修改文章的过程中，我们尝试按照机制组织文章，但是发现比较分散，难以形成体系。鉴于此，我们保留原有框架，并在图 1 增加了对机制的总结，也在文章中合适的地方增加了有关机制的介绍，例如下面是正文中关于机制的介绍：

“当人们感知到高经济不平等，会把经济上的成功、失败归因于外部不可控的因素，从而降低社会流动感知(Davidai, 2018)” (p. 3)

“客观、主观社会阶层对社会流动感知起到相反的预测作用，可能是通过系统合理化(system justification)产生的。系统合理化让人们相信社会体制的合理性、公平性，会提升社会流动感知(Li et al., 2020a)。而研究发现，客观社会阶层越低的个体因为资源少、控制感低、难以改变现实，为了避免认知失调，更可能合理化当前的系统(Vargas-Salfate et al., 2018)。相反地，主观社会阶层越高的群体生活满意度更高、更可能将阶层差异归因于内在因素，也更可能合理化当下系统(郭永玉 等, 2015; 杨沈龙 等, 2016; Brown-Iannuzzi et al., 2015; Kraus & Keltner, 2013; Li et al., 2020a; Vargas-Salfate et al., 2018)。由于客观、主观社会阶层对系统合理化的预测作用相反，进而对社会流动感知的预测作用也相反。” (pp. 4-5)

“针对中国大学生的调查发现，高社会流动感知对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的正向作用，是通过提升个体追求自我成长、意义感、社会贡献的动机而产生作用的(Lin et al., 2022)。基于西方被试或者跨国数据的研究，也有类似的发现(Bjørnskov et

al., 2013; Gugushvili, 2022)。(pp. 5-6)

“高社会流动感知还会正向预测对现有制度的合理化和对不公平的容忍程度 (Benabou & Ok, 2001; Heiserman et al., 2020; Mandisodza et al., 2006; Waksalak et al., 2007), 这一关系可能是通过两个路径实现的(Shariff et al., 2016), 一方面高社会流动感知给人们带来向上流动的希望, 让其更能容忍当下的不公; 另一方面高社会流动感知意味着社会具有程序公平, 因此人们感知到高社会流动时更可能将社会的不公平归因于个体而非环境因素, 例如穷是因为懒惰, 从而更加合理化现有制度、容忍当下的不公。” (p. 6)

“高社会流动感知可能会让个体对自身社会地位产生不确定感, 从而提升物质主义价值观, 以应对这种不确定性(Wang et al., 2022)。” (p. 6)

“高社会流动感知对社会行为的积极影响在低社会阶层中更强(Kwon & Yi, 2019; Sagioglou et al., 2019), 这或许是因为处于低社会阶层的个体感到更强的相对被剥夺感(Wang et al., 2021), 而提升社会流动感知能够减少相对被剥夺感, 从而削弱上述效应(Rao et al., 2022; Sagioglou et al., 2019)。” (p. 6)

“感知到低社会流动会减少个体的控制感, 这会促使消费者选择多样化的产品, 作为对低控制感的补偿(Yoon & Kim, 2018)。”(pp. 6-7)

我们期待这一解决方案能够得到审稿专家的认可, 也热切期待进一步的建议。

p5 摘要中“社会流动是指个体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变动, 早期.....重要影响, 社会流动感知是指人们感知到的能够通过个体努力改变自身所处社会位置的程度。”应当是三个句子, 原文中连成一段不利于读者迅速获取信息。此外, 文章开头应该给出社会流动感知的定义和参考文献, 方便读者理解。

已经按照建议修改内容, 并且将其它地方的长句子做了修改。另外已经将社会流动感知的定义和参考文献挪到了文章开始的地方。

p6 “感知到高社会流动.....Schuck & Shore, 2019)”高低社会流动感知的情绪后果可能来自不同的研究, 紧跟其后引用更能帮助读者理解。此外, 躺平等流行文化的研究应有跨文化的证据。文中呈现的引用模式将至少两个结论的文献混在一起, 且没有排列逻辑, 让人感到困惑。

感谢建议, 在上一稿中该部分的撰写的确非常凌乱。由于篇幅限制, 我们已经将社会流动感知效应的内容统一挪动到“3. 社会流动感知的心理和行为效应”部分, 并且删去了冗余的内容和描述不精确的地方。

p6 图1回执的文章框架与正文中的描述存在出入, 第1、5部分明显在这一图示中缺失。

感谢建议。已经修改了图1, 将所有内容放入框架中, 并且添加机制部分的总结。

p7 社会流动感知的定义在论述中没有得到一定的结论，目前研究中遇到的问题作者也没有提出建设性的观点。另外，对于社会流动感知的测量没有在实验操纵中给出区别于测量法的量化方式。

感谢建议。之前的内容的确重点不突出，已经按照要求加入社会流动和社会流动感知的定义，另外增加了研究社会流动感知的意义部分，去掉了测量方法的介绍。同时将标题改为“1. 社会流动感知的定义和研究意义”，从而使本小节的重点更为紧凑突出。

p7 对于经济不平等的定义让人困惑，且没有标出概念出处。“高、低社会阶层的财富差距越大，经济不公平程度越高。”更能体现出逻辑的先后顺序。

抱歉带来这样的歧义，已根据建议进行修改。

p8(郭永玉 et al., 2015; 杨沈龙 et al., 2020; Barker, 2003)以及 p13(张跃 et al.)引用是否存在问题？

抱歉出现这样的格式问题，已经进行了修改，并检查了论文其它地方，避免同样的问题出现。

p11 文章的第四部分 现有研究评述是不是可以直接改成现有研究局限以简化下级标题？

已经按照要求将“4. 现有研究评述”改为“4. 社会流动感知在操作化定义方面的局限”，并缩减了下级标题。非常感谢这一建议！

P11 “以中国为例.....会到了相对的向下流动。”这一表述是否有文献支撑？

抱歉遗漏了参考文献，已补充：

“以中国为例，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大部分人的绝对收入增加了，也就是感知到绝对的向上流动(Zang & De Graaf, 2016)；然而在经济腾飞的同时，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拉大，个体在社会中的相对收入位置可能反而降低了，从而体会到了相对的向下流动(Du et al., 2021)。” (p. 8)

p11 “最新的文献.....(Davidai & Wienk, 2021; Mérola & Helgason, 2016)。”这里需要更新的文献来支持作者的观点。

感谢建议。通过进一步查阅文献，Davidai & Wienk, 2021 是最近的提到这个观点的文献，因此我们将正文改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呼吁，未来研究不能笼统地测量或操纵社会流动感知，而是要明确社会流动的具体类型(Davidai & Wienk, 2021; Mérola & Helgason, 2016)” (p. 8)，增加表达的准确性。

p12 “.....不仅一般大众将社会流动等同于向上流动，研究者也会有这样的认倾向.....”什么是认倾向？

抱歉，已将正文修改为“不仅一般大众在感知社会流动时主要考虑向上流动，研究者也存在这样的倾向” (p. 8)。

p12 “例如 Yoon 和 Kim (2016, 2018)将被试随机分配到”这里的引用应该有更好的呈现方式。

感谢建议，正文已改为：

“例如研究者在操纵社会流动感知时，先告知被试：‘每个人都有公平的机会提升自己的经济地位’ (Everyone has a fair chance at moving up the economic ladder)，然后让社会流动感知高、低两组被试分别写出理由支持或反对这个观点(Yoon & Kim, 2016, 2018)，这种操纵方式实质上只改变了被试的向上社会流动感知。” (p. 8)

p13 “但是显然上述三个情况中社会流动的前因不同，所产生的心理、行为效应也完全不同。”为什么是“显然”？作者是否有相关证据？

感谢建议，原文的论述太过武断，现在已经对表述做出修改，并增加了例子来支持观点。例如在论述需要关注社会流动的方向时，作者的表述为“不同方向的社会流动感知会带来不同的心理效应，例如研究发现感知到相对向上流动会让人们反对财富再分配，而感知到相对向下流动会让人们支持财富再分配(Mérola & Helgason, 2016)。还有研究发现，被试如果同时考虑到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的可能性，会感觉到对自身社会阶层的不确定性，从而补偿性地追求物质主义(Wang et al., 2022)。因此未来研究应明确所关注的社会流动方向。”完整修改内容请见正文第 4 部分。

p14 “而自我增强动机往往出现在个体受到威胁、遭遇失败和自尊心被打击的情况下(Berger & Iyengar, 2013; Chatterjee et al., 2013)。”这里替换成自我增强动机的定义更加合理，因为这一内容在下文中出现了重复，如“自我增强动机往往出现在个体受到威胁、遭遇失败和自尊心被打击的情况下(Berger & Iyengar, 2013; Chatterjee et al., 2013)”。

感谢建议，已经添加了自我增强动机的定义，同时去掉了重复的地方。

此外，对于“感知到低社会流动感知可能让个体感受到威胁，从而提升自我增强动机，并促进自我增强型行为”的推论是否需要更加详细的推理？

感谢建议，目前没有研究直接检验低社会流动感知和自我增强动机的关系，为了把这一关系论述的更清楚，我们将原文修改成以下内容：

“一方面，低社会流动感知会降低个体的控制感(Yoon & Kim, 2018)，基于这一发现它也可能进一步降低个体的自我效能感和自我概念，从而提升自我增强动机；另一方面，高社会流动感知会让个体对自己的社会地位产生不确定性(Wang et al., 2022)，基于这一发现高社会流动感知可能动摇个体自我概念的稳定性，提高自我增强动机。未来研究可以检验两个可能性，及其通过自我增强动机带来的心理、

行为后果。” (p. 10)

p14 “但是高社会流动感知还可能带来其它消极影响，例如如果个体将社会流动当成一个“零和游戏”，高社会流动感知可能增加他们的竞争行为和自私行为，减少合作行为。”需要一定的证据说明零和游戏中，个体倾向于减少合作行为。

感谢建议，已将原文修改成以下内容：

“研究发现，零和信念会减少帮助行为(Sirola & Pitesa, 2017)、增加攻击倾向(Andrews-Fearon & Davidai, 2023)和竞争行为(Meegan et al., 2010)，而相对社会流动的实质是将社会流动看成一个零和游戏，因此高相对社会流动感知可能带来零和信念类似的消极效应。” (p. 11)

p17 Davidai, & Ongis, M. (2019)的引用中页码可能出现问题；p18-19 中 The optimistic immigrant 的引用找不到对应的网址。请参照 APA 7th 文献引用规范，规范格式。

感谢建议，已经修改了对应的地方。并且在修改稿件时，认真检查了论文引用格式，避免再次出现类似错误。

审稿专家 2

文章基于以往研究，对社会流动感知的定义、前因、后续影响等作了相对系统的归纳，并指出现有研究不足，提出未来研究方向。整体而言，作者行文流畅，文章结构框架比较清晰。社会流动感知会影响人的社会态度、情绪、行为等，然而目前针对社会流动感知仍有尚未厘清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方有助于促进社会流动感知领域研究，因此本文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但是，文章各部分还存在问题。

感谢审稿专家 2 对本文的肯定和宝贵建议。我们已经认真按照建议修改了全文，并在以下回复中提供了具体细节。对于修改不到位的地方，期待审稿专家能够进一步提供意见。

1. 理论框架 作者介绍了许多有关社会流动感知的研究结果，但未介绍对相关理论。目前研究是否有针对社会流动感知提出过任何理论？或者哪些相关的心理学理论可以用于帮助理解社会流动感知的形成过程？此外，目前的研究、解决局限的思路、未来研究的拓展，是否有助于推动理论发展？

非常同意审稿专家的意见，如果能够找到理论来整合社会流动感知的研究现状，将有助于推动该领域的发展、提升本文的理论贡献。我们在修改的过程中，也曾尝试选择恰当的理论框架来统合整篇文章，但是由于社会流动感知的研究有限，这一过程的确非常困难，例如“系统公正信念理论”可能是能够选择的最恰当的理论，但是该理论也只能解释社会流动感知的部分效应，却无法解释其它很多效应。但是在本次修改过

程中，我们强化了对社会流动感知影响机制、操作化定义的不足、未来方向方向等部分，希望能够增强综述的理论贡献。

2. 社会流动感知的定义和研究方法 作者在文中对社会流动感知的定义为“人们感知到的能够通过个体努力改变自身所处社会位置的程度”。此定义包含几个限定条件：感知对象为自己、流动通过努力实现、指向未来的流动、以相对位置变化为判断标准、向上流动。但在前因、后果以及研究评述等部分，所涉及的社会流动感知并不符合作者开始提到的定义，似乎是更笼统的“对客观社会流动的主观感知”，不包含以上限定或限定条件有差异。因此，建议作者最好在本部分就讲明社会流动感知的定义问题，以免给读者造成困惑。

感谢建议，之前的定义确实会造成混淆，已经将主观社会流动感知的概念改为“社会流动感知(social mobility perception)是个体对客观社会流动的主观感知，即人们感知到的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进行变动的可能性”(p. 2)。至于感知对象是自己还是他人、流动是否基于努力实现、流动的时间指向和方向（向上还是向下）、是相对还是绝对的，都不在定义中呈现，而是放在第4部分进行详细探讨，避免带来混淆。

3. 社会流动感知的前因：（1）作者提出了几项影响社会流动感知的前因，包括经济不平等、社会阶层与社会流动经验。但是，影响社会流动感知的仅有这几个因素吗？如果不是，作者需要阐释为何选择了这几个变量作为重点，其独特性体现在什么方面？

（2）与上述问题相关，目前将前因分为经济不平等、社会阶层、社会流动经验来论述，该分类未涉及本质；另外，经济不平等和社会阶层间有较大交叉，经济差异似乎是社会阶层差异的表现之一。建议作者采用更根本的分类，并能够在此分类下清晰阐述前因，并保证其全面性。（3）作者罗列了一些影响社会流动感知的现象，但并没有很好地强调出影响社会流动感知的心理过程。例如，作者指出，经济不平等会使个体将经济上的成败归因于外部因素，从而降低社会流动感知。此处，对成败的归因方式是更加本质的影响因素，经济不平等仅仅是诱发特定成败归因的变量之一。是否还存在其他变量起到同样的作用？社会流动感知还受到哪些重要因素的影响？这也是在回答，社会流动感知建立在什么之上，又如何被影响。

感谢建议。在前期文献梳理中，我们发现现有文献关注的影响社会流动感知的前因主要包括：经济不平等、社会流动经验、政治倾向、人口学变量(社会阶层、种族)、个体差异(控制感、社会流动经验)。在本次修改中，我们按照意见扩充了相关内容，但是未介绍政治倾向、种族的研究，这是因为篇幅有限，同时它们对理解我国的社会流动感知意义不大。具体见“2. 社会流动感知的影响因素。”(p. 3)

另外审稿人建议应该用更为根本的分类方式来阐明社会流动感知的前因，我们非常同意该观点，如果能按照各个前因的机制分类，比如控制感、系统合理化，然后再在此基础上延伸出不同的前因，那么该部分会显得更有理论深度。但是我们尝试这种呈现方式后，发现十分困难，因为现在关于社会流动感知机制的研究，另外每个主题下都有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例如经济不平等和社会流动感知的关系存在相反的发现，同

时还受到经济不平等稳定性的调节；客观、主观社会阶层对社会流动感知的预测作用并不相同。对这些现象的解释，都是作者按照理论推导而得，如果再按照机制对前因分类，实在困难。如果审稿人对这一处理有什么进一步的建议，我们非常乐于继续进行修改。

（4）主客观社会阶层对社会流动感知的不同影响需要得到更清晰的解释。作者认为，高主观社会阶层的群体会合理化当下系统，为何高客观社会阶层的群体不会同样如此，而比低客观社会阶层的群体更少合理化？

感谢建议，主、客观社会阶层对系统合理化会产生相反的预测作用，是文献中比较稳定的发现。以往研究发现，高主观社会阶层、低客观社会阶层的群体都会存在合理化当下系统的倾向，它们产生路径不同。根据建议，我们丰富了这一部分的内容：

“客观、主观社会阶层对社会流动感知起到相反的预测作用，可能是通过系统合理化(system justification)产生的。系统合理化让人们相信社会体制的合理性、公平性，会提升社会流动感知(Li et al., 2020a)。而研究发现，客观社会阶层越低的个体因为资源少、控制感低、难以改变现实，为了避免认知失调，更可能合理化当前的系统(Vargas-Salfate et al., 2018)。相反地，主观社会阶层越高的群体生活满意度更高、更可能将阶层差异归因于内在因素，也更可能合理化当下系统(郭永玉 等, 2015; 杨沈龙 等, 2016; Brown-Iannuzzi et al., 2015; Kraus & Keltner, 2013; Li et al., 2020a; Vargas-Salfate et al., 2018)。由于客观、主观社会阶层对系统合理化的预测作用相反，进而对社会流动感知的预测作用也相反。” (pp. 4-5)

（5）作者在总结与展望部分提到不同类型的社会流动感知对应影响因素不同，那么以上三个因素对不同类型的社会流动感知影响一致吗？

感谢建议，我们暂时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大部分文献在测量社会流动感知时，并没有区分社会流动的具体类型。我们已经删掉了相关论述，并且增加行文的准确性，以下为正文修改内容：

“与客观社会流动的清晰分类不同，关于社会流动感知的研究几乎没有详细区分四类社会流动。在问卷调查中，被试只需要笼统地报告自己感受到的社会流动高低，或者报告自己是否同意社会阶层是流动的，如 Sagioglou 等学者(2019)使用的测量题目为‘你是否同意社会地位是高度灵活的？’ (Do you agree that social status is something that is highly flexible?), 但是被试判断的参照点和衡量标准，并没有明确的界定。” (p. 7)

4. 社会流动感知后续的心理和行为效应 （1）作者对社会流动感知后续影响的分类与组织有些混乱。3.1、3.2 中社会态度与社会行为更像是 3.3 中个体行为、价值观的下位概念而非并列概念。此外，不同分类之间似乎还存在一些潜在的逻辑关系，例如高社会流动性个体更多的亲社会行为可能与其感知到更高的幸福感有关。需更清晰地组织这些内容。

感谢建议。已重新整理社会流动感知的后效，分为情绪(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社会态度和价值观(社会公正信念、对不公平的容忍度、物质主义价值观、长期导向)、行为(社会行为和消费行为)等三个方面(见文中第3部分)。不同分类之间确实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例如高社会流动感知可能由于感知到更高的幸福感而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但是目前并没有文献支撑这一观点。出现这些潜在逻辑关系可能是由于个体心理会影响个体行为，而个体行为也会影响甚至反塑个体心理。因此，本文尽可能按照以上框架对以往社会流动感知实证研究文章中的不同侧重点进行分类。

(2) 在3.3中，作者分开阐述了高社会流动感知与低社会流动感知的影响，这让我有些困惑，高低社会流动感知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作者依据什么认为某一特定效应是由低社会流动感知带来的而非高社会流动感知？事实上，作者也的确在两段中重复陈述了高低社会流动感知对长/短期导向的同一效应。

感谢建议，该部分内容已进行修改。文章中重复陈述了高/低社会流动感知的影响，是因为有些文章的研究重点的高社会流动感知，而有些文章的研究重点是低社会流动感知，为了表述精确，我们按照原文的关注重点论述，因此出现了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按照建议做了修改，将内容统一从高社会流动感知的角度进行论述。但是在论述社会流动感知对消费行为的影响时，难以做出这一调和，为此文中增加了解释“除了社会行为外，还有研究开始关注社会流动感知对消费行为的影响，它们主要将低社会流动感知作为研究对象。”(p. 6) 希望这一处理能够增加论述的清晰度。

5. 现有研究评述

(1) 将小标题中的“社会流动”修改为“社会流动感知”比较合适。

感谢建议，已做修改。

(2) 在4.1中，作者花篇幅阐述“客观社会流动”分类，然而在提到“社会流动感知”分类时一笔带过。作者应该综述以往研究中对社会流动感知的分类或定义，基于此来分析并归纳总结。

目前实证研究没有对社会流动感知进行清晰的分类。研究者只要求被试笼统地报告自己感受到的社会流动高低，但是这种感受的参照点是什么、判断标准是什么、测量的是感知到的相对地位变化还是绝对地位变化，这些要点在问卷题干中都没有明确指示(Sagioglou et al., 2019; Yoon & Kim, 2016)。例如 Sagioglou 等人(2019)使用的量表为

The social environment we are born into determines our entire life. (r)

One's social status can dramatically increase or decrease over one's lifespan.

Social status is something that is highly flexible.

Going “from rags to riches” is still very much possible.

Most social hierarchies are inflexible and rarely change at all. (r)

People who are rich now can still lose everything and become poor.

因此本文提出，未来关于社会流动感知的研究，可以依据客观社会流动的分类方法，明确社会流动感知的具体类型。但是上一个版本的表述不够清晰，让读者觉得社会流动感知已经有这样的分类。我们已经对相应的部分做了修改，希望能够更加清晰准确地表明观点，以下为正文修改后的内容：

“与客观社会流动的清晰分类不同，关于社会流动感知的研究几乎没有详细区分四类社会流动。在问卷调查中，被试只需要笼统地报告自己感受到的社会流动高低，或者报告自己是否同意社会阶层是流动的，如 Sagioglou 等学者(2019)使用的测量题目为‘你是否同意社会地位是高度灵活的？’ (Do you agree that social status is something that is highly flexible?), 但是被试判断的参照点和衡量标准，并没有明确的界定。” (p. 7)

(3) 尽管作者分社会流动感知的具体类型、流动方向、感知对象三个部分来论述已有研究不足，但我认为这三个部分其实均与对社会流动定义不清相关。作者不妨将这三部分合为一类“现有研究未厘清社会流动感知的定义”，分析目前研究中对此概念的定义在哪些维度上存在差异，例如感知对象、实现流动的途径、感知未来还是过去的流动、判断流动的标准、流动方向等。除了定义外，作者也要从其他角度来论述已有研究不足，例如已有研究主要关注高社会流动感知带来的积极后果等。

感谢建议，已经将内容和标题做了相应修改，内容较多，详细请见文中第 4 部分。另外将原 5.1 移动到现在的 4.4，因为该部分也属于定义部分。

6. 总结与展望 (1) 作者罗列了现有研究如何定义社会流动感知，并提出要厘清其定义。但作者认为应如何基于以往研究来厘清定义？除了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作者应尽可能分析问题、提出潜在对策。

感谢建议，已经在文中添加了对策：

“本文建议采用第一种处理方式，因为这种处理方式更符合人们对于社会流动的朴素理解。例如当我们谈及高社会流动感知时，通常会联想到‘美国梦’这一在美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理想和信念。‘美国梦’强调了每个人无论其出生背景如何,都有机会通过勤奋和才能获得成功(Carver & Baird, 1998)。因此，高社会流动感知的核心就是个人能够通过努力工作和奋斗来实现社会流动。将努力纳入社会流动感知的定义中能够更好地反映这种朴素的理解，更加贴近现实情况。” (见文中第 4 部分最后一段, p. 9)

(2) 作者为何提出要进一步挖掘社会流动感对个体动机、行为的影响？需要详细分析已有研究，给出坚实的理由。这与“现有研究评述”中存在的问题呼应，在现有研究评述中应分析以往研究主要聚焦哪些问题，还缺少对哪些问题的探讨。基于此，作者可以在“总结与展望”中相应提出未来研究方向。如此，可以令作者提出的新研究方向显得更有必要、更具理论意义。

感谢建议，我们增加了论述的理由：“目前对于社会流动感知后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它对情绪、社会态度、社会行为的影响，未来研究可以继续拓展它对个体动机、行为的影响。”(p. 10)。另外“总结与展望”部分也与前文的内容进行了呼应，从而增加该部分逻辑的顺畅性和必要性。

7. 细节问题 (1) 文中和文后引用应按照期刊要求来修改。例如，文中引用中文文献时，作者之间不应用“&”连接，文后引用亦然。(2) 文章第一段“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越”重复；作者习惯表达“一个社会……”，建议删除限定词“一个”。

感谢建议，已做修改。我们也对本文其它部分的语言进行了修改和润色，避免出现类似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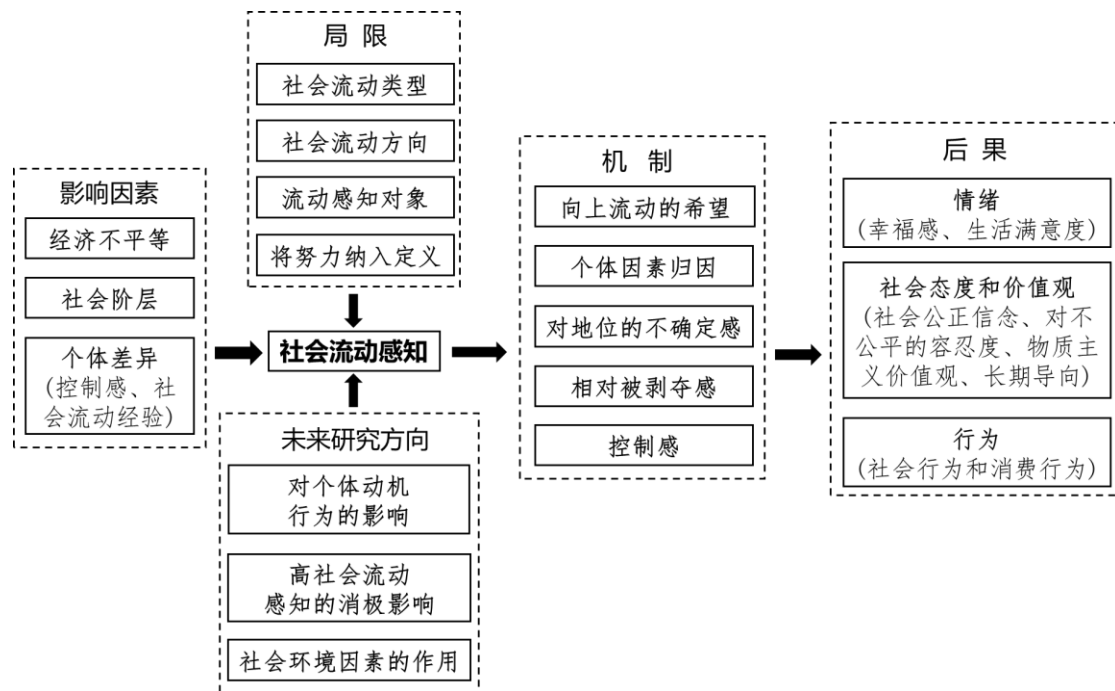
审稿专家 3

论文选题比较有意义，对相关研究做了一定的梳理，文字简洁清晰。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对文章选题、框架、内容部分的建议，我们也非常同意您的观点。已经将文章相应的部分做了详细修改，以下是具体的修改回复。

1. 图 1 描述的论文框架与文中的结构是否有出入?文中描述论文包括 5 个部分：“第 1 部分介绍了社会流动感知的定义和研究方法，第 2 部分阐述了影响社会流动感知的因素，第 3 部分介绍了社会流动感知对心理、行为产生的影响，第 4 部分现有研究进行了评述，第 5 部分提出了社会流动感知的理论研究假设和未来的研究方向”。但图 1 的框架仅有 3 个部分：“前因”、“应考虑的因素”和“后果”。并且，这里存在逻辑上的问题。它们不具备前因后果的关系。对社会流动的感知需要 3 个因素从逻辑上难以说得通。社会流动感知是一种主观判断。用社会流动感知的前因来替代影响社会流动感知的因素是否恰当?这应该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并且图 1 框架图中描述的“应考虑的因素”包括“社会流动类型、社会流动方向和流动感知对象”与社会流动感知的前因之间的关系没有说清楚。并且，社会流动感知的前因这种说法有点牵强，至少很难理解是因为经济不平等、社会阶层和社会流动经验才使我们感知到社会流动。

感谢宝贵意见，已经将图 1 按照建议做了修改。下面为修改后的图片，该图将“前因”改为“影响因素”，并加入了局限、机制、未来研究方向几个部分的内容，希望能更加全面地涵盖本综述的内容。如果还有不清晰的地方，我们很乐意做进一步修改。



2.文章对现有的关于社会流动感知的研究论述尚觉不够深入。这部分应是全文的重点。但读者看不到典型的、代表性的有关社会流动感知的研究，文章仅列出了现有研究的3点不足。且有两点是关于社会流动的问题（类型与方向）而不是社会流动感知。希望作者进一步完善论文。

感谢宝贵意见，根据您和其它审稿专家的意见将相关部分做了详细修改，包括将第4部分改为“社会流动感知在操作化定义方面的局限”，并提出四个方面的不足。在第5部分增加了关于现有研究不足的讨论和未来的研究方向，并增加了文化的相关内容。对于修改不到位的地方，我们非常愿意继续做出改进。

审稿专家4

1、社会流动感知是个体对整个社会及周围环境流动性的感知，本文中介绍了社会阶层、经济不平等以及以往流动经验作为前因变量，但是缺少了对于社会政治形势的感知，社会阶层、经济不平等本身对社会流动感知的影响是不确定的，而导致个体觉得社会流动感知更可能来自社会经济形势、社会政策等宏观和中观因素，微观因素中除开经验以外，应该有文化习俗因素。人挪活，树挪死这样的观念影响着个体在具体生活中的流动性；其实宏观社会流动必然对社会流动感知产生影响，但是作者丝毫没有涉及到这个话题。在国内心理学届，社会流动的研究并不深入，也不广泛，因此本文选题和批评是具有意义性的，建议作者能进一步建构本土社会流动感知的概念及结构，可能更具有意义。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我们非常赞同审稿人的观点，即社会经济形势、社会政策等因素是影响社会流动感知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在 5.3 部分增加了对宏观社会因素的论述，由于篇幅限制，目前的论述主要集中在文化和经济形势两方面：

“在研究社会流动感知时，不能忽视宏观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其中最为凸显的因素就是文化。在推崇社会流动的文化中，人们更可能感知到高社会流动，例如中国文化中的共同富裕思想、美国文化中的“美国梦”均体现了对社会流动的追求和向往。而欧洲经历了长期的封建制度，使得财富与出身和贵族身份紧密相关，阶级分化明显且难以逾越。即使工业革命之后，家族财富的传承仍然可以追溯到 15 世纪。已有研究发现，与现实相比，美国人高估社会流动，而法国、瑞典等欧洲国家的民众则会低估社会流动(Alesina & Stantcheva, 2019)，这或许与文化中对社会流动的提倡程度有关。

除了文化以外，经济形势也可能影响个体的社会流动感知。在经济繁荣时期发展机会更多，人们更可能感受到高社会流动性。相反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发展机会受限，人们更可能感受到低社会流动性。但是目前尚未有研究直接指明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流动感知的关系，这或许是因为经济不平等的干扰作用(Ugur, 2021)，在经济繁荣时期，高、低社会阶层的财富差距也可能进一步拉大，促进了经济不平等现象，从而降低了社会流动感知。总之，目前关于社会环境因素影响社会流动感知的研究非常有限，未来的研究可以对相关主题进行深入探索。” (p. 11)

另外对于宏观社会流动对社会流动感知的影响，如果我们理解正确的话，就是客观社会流动水平对社会流动感知的影响。本文已经在“1. 社会流动感知的定义和研究意义”加强了对这部分的论述：

“与客观社会流动水平相比，近年来学界对社会流动感知的关注日益增加，这主要出于两个原因。首先，客观和主观社会流动水平并不相同。在不同国家展开的研究均发现，人们并不能准确估计客观社会流动水平(陈云松 等, 2019; Davidai & Gilovich, 2015; Hsiao et al. 2020)，美国人对于社会流动的估计往往高于国家公布的社会流动数据和国际排名水平(Alesina et al., 2018; Kraus, 2015; Kraus & Tan, 2015)，而法国、意大利、瑞典和英国则容易低估社会流动水平(Alesina et al., 2018)。人们对社会流动的感知出现偏差，可能是因为大多数个体在估计社会流动水平时缺乏相关的实际信息(Varnum, 2013)，往往是基于自身的经验和限定的社会比较(陈云松 等, 2019)，此外还会受自我保护动机(Kraus & Tan, 2015)、政治取向(Chambers et al., 2015)等因素的影响。其次，社会流动感知能够比客观流动水平更能准确地预测个体的心理行为(Alesina et al. 2018; Day & Fiske, 2019; Sagioglou et al., 2019)。例如 Mijis 等学者(2022)发现，主观社会流动感知而非客观社会流动水平预测了优绩主义信念。”

如果存在理解有误的地方，欢迎审稿人指出，我们非常乐意做进一步修改。

2、在研究中的调节变量，除开作者列出的，恐怕还有一个参照群体的问题，不完全是祖辈等，其实个体的参照群体是导致流动的重要因素；

感谢建议，审稿人指出的“参照群体的问题”的问题，能否给出更加清楚的例子，因为目前在实证研究中，主要包括和自己比(*intragenerational mobility*)、和父辈或原生家庭比(*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两类。如果还有其它类型的参照群体，我们非常乐意进行进一步的修改。